

第 8 章 终于初见成效

1999 年 7 月，我们去浑源县吴城乡查看果树。我们为这个乡村振兴建设小学附属果园是在 1995 年的春天。我们在 5.3 公顷的土地上栽种了 4500 棵杏树。而该乡在以后的几年中开辟了 400 公顷的果树园，栽种了 30 万棵杏树。

在该乡栽种杏树的同一个时期，整个大同掀起了种植杏树的高潮。政府鼓励种植这种最适合干燥和寒冷地区的果树。一时间到处都出现大面积的“仁用杏基地”，现在大部分的地方只剩下了纪念碑。在我们合作的项目中也有失败的。

失败有多种原因。有的是因冬天被野兔啃光而遭受致命打击；有的是因为连年暖冬发生蚜虫灾害；还有的是因为嫁接了假苗被农民拔掉。

托尔斯泰曾经写道：“幸福的家庭，幸福是一样的；不幸的家庭，不幸是各种各样的。”

成功的原因都是一样，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。要想成功，只有严格遵守基本原则，跨越一个又一个难关。但是失败却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。

吴城乡的杏树栽培取得了惊人的成功。在现场，我们看到树与树之间，树枝已经连在一起，树枝修剪得整整齐齐。为防止野兔啃树皮，根部涂着白灰，而且每年都涂。如果有遗漏的地方，树皮就会被野兔啃掉，真可谓“见缝插针，无孔不入”。于是农民就用方便面的空塑料袋缠在树上保护。正因为每件工作做得到位，才取得这样的成果。本来应该在 1998 年就可以有收获了。但那一年花谢之后天气骤然变冷，冻害使幼果夭折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这一年，这一带的农作物——



图：硕果满枝的杏。比谷子、黍子的收入高 4~5 倍，也可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。（浑源县，1999 年 7 月）

获得了大丰收，可是改种了杏树的吴城乡可就惨了。我一直担心，如果 1999 年也无收获，岂不前功尽弃？

听了他们的介绍，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。1999 年杏树获得大丰收，全乡的杏树收入达 100 万元以上，收入高的农户达到一万元，数目相当可观。树长到这个程度，野兔和虫灾的影响少多了，管理也不用太花工夫了。

1999 年是大同大旱之年。虽然 7 月中旬下了 30 毫米左右的雨，但在之前滴雨未下。玉米没长到一米就已经抽穗，20 厘米高的马铃薯开了花，见此情景，令人痛心不已，收获已经全无指望。而且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，不得不实施空中撒药灭虫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

杏树却获得了丰收，乡里的人们体验了和去年完全不同的心情。

遗憾的是我们来之前的几天收获已经结束，树上只剩下零星的果实。最近吴城乡作为实行退耕还林的典型，不仅受到省里，而且受到全国的瞩目。

开始变化的村庄

吴城乡的杏树在 2000 年也获得了丰收。基本种法是一亩土地种 55 棵杏树，那一年每亩地收获了 100 公斤的杏仁。每公斤按 10 元计算就是 1000 元。

这种杏不是为了食用，而是以使用杏仁为目的的品种。敲开果壳，里面柔软的部分是杏仁，可用做药材或烹饪调料。作为药材有镇咳祛痰等广泛用途，在中国还用于制作饮料和点心，也可炒着吃。在日本，杏仁豆腐是为人熟知的中国甜点。

在种杏树之前，该乡一直种谷子、黍子和马铃薯，这些农作物每公斤只能卖 2 元钱。马铃薯 5 公斤折算 1 公斤粮食，每亩的收成最高是 100~130 公斤，换成现金是 200~260 元钱。

因改种杏树收入提高了 4~5 倍。现在杏树还比较小，再过 3 年，产量起码还可以增加一倍。

种杏树的成果不仅仅是得到了钱。当相邻的杏树长到树枝相连时还可以减少水土流失。大家不妨想像一下下雨时走在森林里的感觉，雨水落在树叶和树枝上，顺着树干流到地上，再沿着树根渗透到土壤里。雨水不直接冲击地面，地面也不会形成水坑。杏树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一样的。

要想让杏树结出好果子，每年必须剪枝。剪下的树枝用做燃料，农民可以不再烧附近的灌木，这对恢复植被多少起到一定作用。过去谷子和黍子的秸秆也被当做燃料，现在这些农作物的副产品用于堆肥



图：联合国环境计划（UNEP）友谊大使、著名歌唱家加藤登纪子视察硕果累累的杏林。（吴城乡 2004 年 7 月）

重新回到田里。过去因水土流失陷入了土壤愈加贫瘠的恶性循环。由于种了杏树，这种情况得到遏制，今后会逐步朝良性循环方向发展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支持教育、培养人才，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。今后的发展，令人充满期待。

广灵县杨窑村的变化更快。该村的果树园始建于 1995 年，种的也是杏树，但与吴城乡相比，成绩逊色一筹。两个地方的土地一样贫瘠。吴城乡采取集中管理给杏树施肥，而杨窑村只把种杏树当做一项副业，再加上果树用地离村较远，所以也不给果树施肥，管理上也无法和吴城乡相比。

杨窑村的杏树从 1998 年开始结果，当初他们并没有新种树苗，只是在原来的土杏（当地原有品种，果实小而苦涩，无经济价值）上嫁接了仁用杏。现在新种的杏树也开始结果了，但数量还不多。

尽管情况如此，我为什么还说这个村子变化最快呢？原因是当初我们在那里开始合作项目时，县政府觉得“外国人都来援助了，我们却总是这么落后，太栽面子了”，于是决定在该村搞扶贫工程。为帮助贫困村自立，政府投入资金，建立了砖厂和养猪场。

在村子北面建造的砖厂可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，雇工报酬是每天 20 元。因冬季土和水都会冻结，所以砖厂不是一年四季都开工。尽管如此，还是可以获得可观的现金收入。

农户基本可以实现粮食自给。每当有了积蓄，农民首先考虑的是修建新宅，这一点似乎世界相通。土窑洞被扒掉，新瓦房取而代之。村里原有的宅基地已经不够用，新房子一直向西扩展开来。农户家里也有了彩电等一些电器用品。

砖厂的劳动时间比较长，男人们一大早出门，回到家已是晚上 8 点多钟了。农村妇女在田里劳动的机会增多了，孩子们也经常帮助家里干农活了。这种变化是好是坏，还有待时间来证明。

村里的年轻人对我说：“这些都多亏了你们啊。”但我说：“我们帮你们建的只是杏树基地，不是砖厂。”可他们说：“正是因为你们的到来，砖厂才跟着来的。”也许我们的工作多少起到了挖渠引水的作用，不过我还是觉得受之有愧。

有了这些小产业，村里也发生了变化，不再需要出去打工了。有收入做后盾也可以逐渐摆脱依赖放牧的状况，从长远看有利于森林的恢复。关键是在哪个环节切断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。

开始生长的松树

从 1995 年春天开始，我们在大同市北部的大同县、阳高县开始了油松、樟子松的造林项目。项目规模大小不等，筹集资金较多时，一个绿化点的面积达 100 公顷以上，资金少时面积在 20 公顷。尽管如此，7 年之间我们在两个县建立的规模在 150~300 公顷的绿化项目就有 4 个。以后，我们又开始在新荣区、左云县、浑源县、灵丘县等开展了同样的项目。



图：像草一样弱不禁风的松树苗（桥本摄影）

所种树苗为二三年生的苗，地面上的高度最多也只有 10~15 厘米，像是小草，弱不禁风。不过苗小成活率反而高，成本低，种起来也简单，所以一般在山上和丘陵地带种树用的都是小苗。

基本做法是沿等高线挖一条宽 40 厘米、深 20 厘米细长的沟，把挖出的土堆在沟的后半边，修成宽 40 厘米、高 20 厘米的堤埂，这样，沟和堤埂加起来就形成了 40 厘米高的土墙。沿土墙栽种小松树苗。用语言表达起来有些难度，也不知道这样解释大家能否理解。

平整土地最好在头一年 8 月之前完成，因为这个时期雨水比较充沛。沟和埂可以挡住雨水，使雨水渗透到地里。9 月份气温降低，可抑制水分蒸发，10 月份土就上冻了。第二年春天种下树苗后随着气温回升，冻土开始解冻，树苗得以滋润。这种方法叫雨季整地，对提高成活率非常有效。

从 1999 年开始，我们在土粒很细的黄土丘陵种树时，往树坑里掺放沙子。栽好后浇水。如果以后再补浇一次最理想，但是很难做到。1999 年和 2000 年是大旱之年，种树的地方多半是丘陵和山地，附近的庄稼基本上颗粒无收。很多地方基本上没有耕种，即便是播种了，大多没有发芽或枯死。在连饮用水都困难、眼睁睁看着庄稼枯死的状况下，我怎忍心让他们给山上的松树浇水呢？

早年容易发生严重蝗灾。虫卵不喜欢湿润气候，雨水多就会腐烂发霉死掉，但适合干燥气候，干旱年份所有的虫卵都会孵化。多的地方每平方米的蝗虫多达 600 多只，无论是松树还是杨树、沙棘，统统无法逃脱。一到此时，就连大同市内都飞着蝗虫，即使空中喷药也不能驱尽。

种下的松树苗在最初几年要把树苗埋在土里过冬。冬天干燥的西北风很硬，如果让苗木裸露在外，就会因失去水分枯死。同时通过掩埋的方法也可避免野兔侵食。

第二年春意盎然时节，把树苗周围的土扒开。树苗刚被扒出时颜

色发黄，看着有些不放心，但过一周至 10 天左右，树苗就开始变绿了。冬季时树苗处于休眠状态，不需要光线。每公顷土地栽种 3300 棵松树苗，100 公顷可栽种树苗 33 万棵，想起来都觉得脑袋发晕，而且要连干 3 年。



图：樟子松从第五年开始长势加快（大同县，2000 年 8 月）

松树早期生长十分缓慢，需要花大功夫克服各种障碍。武春珍所长跟我说：“能不能种一些大苗？哪怕一小部分也可以，树苗长得太慢了，上面来人视察，绿化团的人来参观都没法给人看，连照片都拍不上。”

我反驳说：“这完全是本末倒置，随着时间过去，树苗自然会长高。我们还是在管理上多下点功夫，别让辛辛苦苦种的苗死掉。”

2000年4月，我陪同东京大学大学院の鈴木和夫教授、林野庁の退休干部相馬昭男先生去了大同县金山寺的植树造林点。1996年种的松树已经长到高60厘米左右。根据对附近遇驾山的调查，樟子松在第六年以后每年都会长20~40厘米。枝条也同时横向生长，纵目看去，绿色连片。

鈴木先生说：“长到这么大就放心了，你就等着高兴吧。”我说：“还不能掉以轻心，树根还有可能被老鼠吃掉枯死。”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的性格过于乖僻，但听到鈴木先生那么讲，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

环境林中心的扩大

1995年动工的环境林中心发展一直都很顺利。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我们遇到了能人。第一任经理是曾任大同青年旅行社副经理的邢雁俐。她工作能力强，同时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。

一开始我们无偿借用了属于村里的3.5公顷果园，不仅如此，水和电也是免费使用，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大声对外宣传。在耕种苗地时，村里给派拖拉机时还外带司机和燃料。总之，是完全依靠人家村子起步的。

环境林中心的地点和其他项目的条件完全不同，交通和水电方面都很方便。大同近郊农村的周边到处是菜地，土地之肥沃令人难以置信。稍有疏忽，苋菜和灰菜和杂草就会长成一人高。环境林中心最初

的艰辛是和杂草做斗争，有时是用手拔草，有时是人去收集拖拉机放倒的草。

这种时候邢雁俐总是站在最前面。大同的最低海拔也在 1000 米，日光非常强烈，到外面待一会儿皮肤就被晒黑，我就曾经几次暴过皮。在拔草过程中，这位过去担任旅行社副经理的邢雁俐晒得黝黑。由于以身作则，她在环境林中心赢得大家的极大信任。中心的职员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邢雁俐的卫队。

2000 年 3 月 18 日清晨，我和远田先生一起抵达大同后直奔环境林中心。一个震惊的消息正在等待着我。中心周围的土地正在被收购，将于当天下午在太原签订收购合同，收购方是焦碳厂。土地如果被他们收购，环境林中心就会遭受致命打击，5 年的心血将付诸东流。

环境林中心周边都是以生产蔬菜为主的近郊农业用地，如果焦碳厂进来，势必带来负面影响。听说对方正在交涉，并自诩是环保设施。村里的负责人对我们提议：“你们是否能够取代焦碳厂购买土地使用权”。

我和远田先生商量了一下，又通过电话和立花代表取得联络，最后决定购买。立花先生说：“现在利息这么低，由我来借钱购买也没关系。”我高兴得热泪盈眶。

就这样，环境林中心的面积一下子扩大到了 20 公顷。我们用 26.5 万元购买了 20 年的使用权，折合日元为 330 万左右。这个价格不足市场价的十分之一。购买本身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太大的负担，但是怎样完善、利用这 20 公顷的土地却是很大问题。

当前，中国大兴绿化事业导致苗木供应紧张，价格高涨。我们自己苗圃生产的苗木除留出自用的部分外，其他全部卖光了。中心的员工们也认为，只要扩大规模就可以建立经济自立的基础，大家干劲十足。虽然是身不由己的扩大，但只要对策得当，反而可以转为新的飞跃的契机。

面积扩大以后，中心的全体职工和 20 多个季节工开始忙碌在新扩大的区域，尽管是计划外扩大的面积，但还希望尽可能多加利用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我认为合作事业本身已经具有相当的生命力，可以依靠自身的活力开展活动了。我不想站在前面指手画脚去阻挠，只想静观他们的行动。结果，资金方面的压力日益明显，我也只能千方百计想办法了。

花钱买罪受？

意想不到的事情导致环境林的扩大。在办理购买手续等其他事情上，新上任的大同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郝军生发挥了作用，但是小武却显得不太高兴，说：“这是花钱买罪受。”

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过去的中心是邢雁俐拼命经营的，通过她这层关系，什么事都依靠当地的村里。用远田和桥本的话说，邢雁俐是“中心的妈妈”。要自立就是要脱离这种庇护。当然这需要用钱，如水费、电费、拖拉机使用费、土地税、农业税等等。

除此之外还有让小武头疼的问题。环境林中心有一块地原来是小老树林，1986 年前后砍掉后改为苹果梨果园，在它的西侧是老早以前就有的杏树果园。杏树是老品种，花很漂亮，但是果实又小又涩，没有经济价值。由于管理疏忽，杏树林里修建了好多坟墓。

决定扩大中心时我们去确认过边界。令人吃惊的是在前一年又增加了 100 多座坟头。一问中心的员工才知道“3 天就有一次葬礼的队伍通过，多的时候一天有 3 次。”坟头虽然没占中心用地，为抄近路，送葬的人们都从中心穿过。这个问题令我十分棘手。

“村里有人过世了，明天要埋葬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就去坟地走了一趟，不禁大吃一惊。过去我也多次看过坟墓，一直以为棺材埋在并不很深的坑里，然后在上面堆上

土。

但眼前的坟墓远远超出我的想像。首先是垂直挖宽 2 米、长 3 米、深 3~4 米的坑，然后两边各挖一个侧室，用于埋葬男主人后为夫人准备的房间和埋随葬品。规模虽不大，但布局和十三陵的地下宫殿相同。

看到中心用地边儿上有几个人影，过去一看，原来是挖墓穴的人。一次挖了 8 个。据当地的风水先生说“这儿的风水好”。周围是大田，杏树还开花，从环境上来说当然是最好的。据说外村的人也到这来埋葬。如此下去，这儿可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墓地了。小武说：“村干部就害怕出现这种事，所以才把这块地推给我们。”



图：巡视环境林中心苗圃的武春珍所长。抱怨“花钱买罪受”的她正在努力争取自立。（2000 年）

“可以把风水先生召集起来，劝他们另找地方。”我说。

“你知道有多少风水先生吗？”小武对我好像过分随意的想法很生气，“葬礼上要放烟花爆竹，每逢清明节还要烧纸钱，真担心发生火灾。”但面对死去的人，大家容易感情冲动。我们又怎么能挡住送葬人，不让人家通过呢？

“可以在中心用地和坟地之间修一堵墙，但留出一条通道，这样不通过中心就可以到坟地。”我劝说小武。这样一来，育苗的面积要减少，修墙还需要花钱。

小武一脸不高兴：“为什么我们要这样，那要花不少钱呢？”

不满归不满，她还是和村里的干部进行了交涉。

回来后她向我通报：“对方不让留通道，说国家政策不允许土葬，如果留出通道就变成公认的墓地了。那样村里反而不好办。今后村里负责墓地的管理，只允许扫墓，禁止再建新坟。”

原打算做出最大限度的退让，由我们负责出资修建围墙和道路。没想到会得到如此难得的结果。提出这样的方案，那我就成了谋士了。还有人真这样想，其实不然，请不要误会。

“自己养活自己”

环境林中心的面积一下子扩大到了 20 公顷，在其后的一二年期期间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为了使所有地都能实现灌溉，首先我们修了水渠。同时又申请利用日本外务省“草根无偿援助资金”，打了一口 140 米深的水井。在这一带地下水位每年以 2~3 米的速度下降，对打新井控制很严的时候，我们得到了市长本人的批准，动工打了新井。第二年，打井审批制度更严了，据说我们那次是最后一次机会。

在这样一个缺水的地方，我们不能随意用水。打井的同时，我们还在中心里面建设了一个通过土壤净化的污水处理设施，将附近矿区

的生活污水处理后用于灌溉。我们请大阪产业大学菅原正孝教授到现场来,并得到环境技术研究所的帮助,混浊的污水变得很干净。因为外来参观者很多,想必成为参观节目中的最引人瞩目的项目。

我们从德国 ODA 项目建设的杨树研究所引进了 40 多种杨树育苗,又从日本的王子造纸公司要了 39 种杨树,在中心的一块角落里建立了杨树示范园。

同时,包括在灵丘县天然林发现的树种在内,我们又收集了适合大同地区的树木,决定建设一个小示范园,目前正在进行整地工作。

在硬件方面完善后,整体技术水平的问题就显现了出来。日本专家不断提出改进方案,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起来。大同事务所正在全力以赴来弥补这些差距。

扩大面积时附带了一栋砖房。表面上看起来很破旧,但结构很结实。我们将表层贴上瓷砖,内部做了装修,这样一来比中心的管理设施还漂亮了。他们计划在这里开办林业学校。每年计划培养 50 名学员,还修了一个能容纳这么多人的教室,同时正在拟订从各大学聘请讲师的计划。利用中心的苗圃实习,通过这个过程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心及各处项目点所需的技术人才。当地能够提出这样的计划,令我大喜过望。

观念也在开始发生转变。现在武春珍所长提出“自己养活自己”的口号,并正在努力实现经济自立。最说明问题的就是开始“制造”土壤。日本专家曾苦口婆心地强调过改良土壤、堆肥的重要性,但是过去都没有引起过重视。在我们逗留期间即使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了,我们一走就放手不管了,数量比例上也大打折扣。

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他们用拖拉机拉了 50 多车牛粪等肥料,做了大量的堆肥。中心的土壤颗粒太小,不适合某些树种的育苗,他们就用运煤车拉了十几车的沙子,进行土壤改良。

购买了 20 年的土地使用权,深知今后至少 20 年要依靠这块土地

养活自己。他们已经意识到，改良土壤不仅关系到今年的育苗，还将关系到今后 20 年的育苗事业。想到这里，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句话：“无恒产者无恒心”。^①

^① 此为孟子答滕文公问国策时的一段话，意为：若民众连基本生活都无保障，哪里有工夫来奉行礼义呢。